

思旋天地

思旋

就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宣誓事件，有宣誓者出言辱罵破壞莊嚴宣誓過程，藉着議員身份散播「港獨」，不能胡混過關。基本法第一章第一條：「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。」清楚明確香港不可獨立，這是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「港獨」壞分子以各種偽名誤導青少年，更在立法會宣誓中粗言穢語，拿國恥當武器傷害中華民族的情感，事件中同時關係到國家主權安全與榮辱。基本法第八章《本法的解釋和修改》第一百五十八條明確指出：「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。」人大常委會於這關鍵時刻察秋毫，不等事件落到最壞時候才釋法，絕對有助穩定現在混亂局面。

「港獨」壞分子誤導青少年

香港回歸過十九年，市民對基本法實踐信心仍在，但隨着時間過去，某些憲法需要加以解釋及闡述是必須的，這才能配合一個地方發展。過去政府宣傳不足，讓外界誤解「港人治港」、高度自治，意指香港與中國內地沒有關係，實在「一國」大前提下才有「兩制」。從今次宣誓事件中看出，有心人士以各種方法破壞香港社會穩定、撕裂國家、危害國家安全，中央必須以香港穩定為大前提，釋法嚴禁「港獨」行為。以確保基本法及「一國兩制」在香港貫徹落實。國家主席習近平曾提到中央堅定不移貫徹落實「一國兩制」，並強調「不動搖、不走樣、不變形」的「三不」立場。中央在「一國」和「兩制」的框架下執行政策，不會因為有人試圖質疑及挑戰而有所改變，「三不」立場重申「一國兩制」既不會動搖，亦不會走樣或變形，無論外界有何動作，都會按照原有的「一國兩制」設定來落實。要香港繼續繁榮穩定，釋法有助維護「一國兩制」在香港堅定不移落實，冀望人大常委會釋法後，立法會能踢走「港獨」分子。

琴台絮語

伍呆呆

冬天來臨，常見尋寵物狗的故事在小區到處張貼，對此有所了解的人大致都知道，吃狗肉的時節到了，那些狗們多數是凶多吉少了。偷狗賊固然可惡，寵物狗的主人也難免責。

生命無貴賤

我不吃狗肉，也曾因為失去過我心愛的狗而多年不再養狗。所以，在微博上看到大乖的時候，我家裡已經近十年沒有見過牠的蹤跡了。大乖是一隻在小區裡到處流浪的德國牧羊犬，正被居民投訴，保安追趕，網友發到微博的求救照片上，大乖惶恐的眼神讓我心裡一痛，又一動：太像我小時候養過的狗了。

後來大乖被熱心的網友圍園救助，因為得了嚴重的皮膚病被園園送去治療，園園在和我交流時一邊心疼大乖的病情，一邊譴責遺棄牠的主人。我猶豫了片刻，決定收養大乖。

我的猶豫是來自我曾經養過的一隻狗狗。小時候跟隨父親在乳源，父親因為常常在單位加班回不了家，擔心我一個人在家裡會害怕，便從朋友那裡抱回一隻小狗陪伴我。那是一只白色的獵犬，父親給牠起名叫白龍。我因為和父親賭氣，不大喜歡白龍。而狗和孩子一樣，你對牠喜歡與否，牠都會有最敏銳的感覺。白龍總是跟在我後地圍繞在我身邊，用牠溫馴的眼睛看着我，溫柔地舔我的手，使勁地搖着小尾巴討好我。在牠的「暖男」攻勢下，我的心很快軟化，開始愛牠。

後來白龍從一隻小狗長成了威風凜凜的大狗，牠既是我的玩伴，也是我的保護神。放假時，牠陪我到同學家去玩，陪我到山上掏鳥窩，採野花，到河裡抓魚，摸蚌殼，時時刻刻跟在我的身邊。有了白龍的貼身守護，我什麼都不害怕，父親也格外地放心。

開學後白龍每天送我到學校上課，下課時早早守在學校門口，在小夥伴們羨慕嫉妒的目光裡接我放學。在家裡，牠又像个孩子似地依賴我，和我嬉戲，向我撒嬌。

在乳源的三年裡，我和白龍如影隨形，沒有一天分開過。直到我們又要搬家，父親告訴我因為路途太遙遠不能把白龍帶走，他會把白龍託付给朋友照顧。當時還年幼的我除了痛哭，實在是沒有做任何決定的權力，只能抱著白龍，一直哭到眼淚浸濕了牠的毛髮。

離別那天，白龍被鐵鏈子緊緊拴着，沒有鬧，沒有叫，隱忍而沉默地看着我們上車。

父親的朋友後來告訴我們，白龍在我們搬走的第二天就掙斷鏈子跑了，牠跑的正正是我們的車子離去的方向。

父親的朋友後來告訴我們，白龍在我們搬走的第二天就掙斷鏈子跑了，牠跑的正正是我們的車子離去的方向。

決定收養大乖以後，我頗有近鄉情怯的感覺，很害怕再次養狗，很害怕自己對曾經被遺棄過的大乖不能負責，輩子……當年離別時白龍隱忍而沉默的眼神始終浮現在我眼前。

園園告訴我她要收養大乖。經過幾天的相處，大乖已經對她依賴到寸步不離，總是擔心被再次拋棄。被遺棄過的狗狗心理都很脆弱，愛狗的園園不忍大乖再經受一次和主人的別離。我放下心來，慶幸大乖終於找到愛牠的好主人。

當下有太多的人們為了消磨自己無聊的時光，把貓狗當作寵物來打發自己的寂寞，一旦對牠厭倦，或者在牠有了難以醫治的疾患後便選擇拋棄，絲毫不顧及貓狗們的生命。網絡新聞裡每天都有關於被遺棄、被虐待的小動物的報道，雖不是親眼所見，但是看圖片和視頻就足以讓人揪心。

後來我收養了被棄養的貴賓犬貝兒，把牠從一隻惶惶然的小可憐改變變成一隻正常的寵物犬也看實化了。一段時間，生命不分貴賤，都是平等的。對養寵物的人們來說，牠們也許只是你生命中的一個過客，但牠是牠們的一輩子。無論你養了什麼樣的寵物，都請你愛牠，對牠負責到底。寵了就要一輩子。

隨想

與國

香菇

新聞報道說，台灣的香菇銷情已經敵不過韓國，銷量大幅下降，因為韓國政府花在香菇的研究費用，是台灣的數十倍，高達八十億台幣。

想起了最近在網絡上的流行語——藍瘦香菇。那個廣西人因為失戀而用鄉音發洩悲憤，把「難受想哭」唸成為這句流行語。更想到台灣目前的經濟情況，論者都在說實在是藍瘦香菇。也是的，政府花近一億台幣去修茸總統府，花千萬元去買防彈轎車，而用在研發香菇的費用，還不夠買一部轎車，看了這樣的新聞，誰都會有藍瘦香菇的感受吧？

香港的年輕人，大概不知道什麼是香菇，他們只知道冬菇和蘑菇，因為會經常吃到。也可能比較富有的年輕人知道松茸，特別是吃日本料理的時候，因為日本人視松茸好比法國的松露。

其實，冬菇就是香菇，因為在雪後久晴時所產的香菇，被稱為花菇，菇蓋上有像菊花瓣般的花紋，菇體肥厚，香氣濃郁，是香菇中的上品。用冬菇來熬雞湯，味道清香，湯渣上桌，人人都挑那肥大的冬菇送進五臟廟裡。宋代的《園譜》說冬菇的香味，百步外就可聞到。

野生的香菇當然美味，但如今多數人吃到的，都是人工栽培的。這人工栽培香菇的方法，唐朝就開始了，如今當然有進一步的科學方法了。這就是為什麼人家韓國肯花那麼多錢放在研究上面的原因。事實上，上世紀的八十年代中，內地香菇的產量就突破萬噸，佔世界產量的四成了。

那個創了藍瘦香菇流行語的廣西人，不知有沒有吃過廣西的名菜「香菇釀」？那是用芋頭、冬筍等食材，釀進冬菇裡煮熟的美食。吃了之後，相信就不會再藍瘦香菇了。用鮮蝦、豬肉、火腿等釀進冬菇裡的菜餚，福建人給這食物一個非常好聽的名字，叫「靈芝之戀玉蟬」。

那個創了藍瘦香菇流行語的廣西人，不知有沒有吃過廣西的名菜「香菇釀」？那是用芋頭、冬筍等食材，釀進冬菇裡煮熟的美食。吃了之後，相信就不會再藍瘦香菇了。用鮮蝦、豬肉、火腿等釀進冬菇裡的菜餚，福建人給這食物一個非常好聽的名字，叫「靈芝之戀玉蟬」。

「丟書大戰」弄丟了什麼？

朋友有個「每日讀書」的微信群，群內成員大都是各界社會精英，每天晚上九點他會與大家分享一本新書。十五分鐘的線上分享，時間不長，收穫卻很大，最關鍵的是，這也是一種時間管理。生活節奏加快的當下，閱讀變成奢侈的事情，這種「短小精悍」的線上分享，能夠使人保持閱讀的習慣，在喧囂的世界中為心靈尋找一個安靜的停岸。

讀書，從來都是孤獨而靜寂的事情。然而，讀書遇上「丟書大作戰」就會變了味。地鐵丟書一時間成為網紅，這個創意源自電影《哈利·波特》中赫敏扮演者艾瑪·沃特森倫敦「地鐵藏書」活動，複製到內地瞬間變成了「丟書大作戰」，一百本書變成一萬本書，伴隨明星與媒體人的紛紛加入，成為一場空前高漲的全民運動。且不說地鐵上丟書是否會擾亂秩序，乘客撿起一本書後便能愛上閱讀嗎？很難，不過是一場熱鬧。齊呼啦而上，然後，作鳥獸散，掀起一陣陣像汽車尾氣一般的塵土，讓原本就雜草叢生的精神世界變得更加烏煙瘴氣。

撿起一本書並不能改變我們的生活，在公共場所的「丟書大作戰」會給他人帶去一種審美驚擾，帶有粗暴意味，與之前的「四小時逃離北上廣」有著異曲同工之處。這既是對閱讀的褻瀆，也是被扭曲的從眾行為，理應值得警惕。其實，此事也是一面哈哈鏡，照出當下國人閱讀的浮躁：靠扎堆丟書吸引眼球，這是不是一種不幸呢？此刻，我想到蘇珊·桑塔格在寫給博爾赫斯的一封信中的獨白：「如果書籍消失了，歷史就會化為烏有，人類也就會滅亡。我確信你是正確

的，書籍不僅僅是我們夢想和記憶的獨斷總結，它們也給我們提供了自我超越的模型。」被玩壞的閱讀，恰恰正是被摧毀的精神花園，最終毀於我們自己的手中，悲哉。

讀書，從來都不缺少熱點與話題。前段時間，有人指出「外國人地鐵裡都在讀書看報，中國人地鐵裡都在低頭玩手机」，這一比較，中國人好像被外國人甩出好幾條街。然而，看手機的未必都在玩，讀書看報的未必都在學習，這種說法明顯透露出文化自信的缺乏。文化背景不同，教育環境不同，閱讀習慣自然存在差異，歐美很多國家的地鐵拒絕手機信號覆蓋，他們崇尚安靜的環境，這就為讀書做了鋪墊。一個熱衷在地鐵裡讀書的人，與一個喜歡衛生間裡讀書的人，是沒有差距的。換句話說，在哪裡閱讀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正確的閱讀態度。

所以，每一起以閱讀名義而興起的娛樂事件，無不都是譁眾取寵，自娛自樂，與讀書沒有半點關係。與其有時間跟着湊熱鬧、刷屏幕，不如找個僻靜的角落，看上幾頁書，後者才是「書香社會」人人應有的格調。

很喜歡弗吉尼亞·伍爾夫的一句話：「有時，我想天堂就是不斷、毫無倦意的閱讀。」讀書是一件很高尚、很美好的事情，閱讀的時候，整個世界似乎都會安靜下來，使我們回到內心，聆聽真實的自我。這個過程，精神向上升騰，心靈得到淨化，也是貼近泥土與草木，回歸自然的懷抱。如梭羅曾經說過的：「荷馬的作品至今沒有出版過英語版本，埃斯庫羅斯、維吉爾，他們的作品優雅、堅定、優美，就如同清晨一樣。」他還說：「偉大詩人的作品，它們被大眾閱讀的程度，不過像大眾所望天空的星星，充其量是從占星術的角度，而不是從天文學的角度來看的。多數人學會閱讀，為的只是得到一點可憐的便利，正如他們學會算術只是為了記賬，防止別人在買賣中欺騙自己。」互聯網時代，閱讀變得昂貴起來，人們的注意力被各種信息源所攔取與掠奪，人人變成貪婪的小獸，每天吞噬着大量的未經過濾的信息，其中不乏謠言與垃圾，專注力下降，自制力倒退，完整的讀完一本書成為考驗意志力的事情。而閱讀的方式與娛樂的選擇多了，也會讓有些人患上選擇困難症，產生「都想嚐嚐」的衝動，到頭來往往一無所獲。

所以，地鐵丟書應帶給我們很多冷思考，即如何回歸閱讀本來的樣子。我是一個愛書人，也是作家，經常去大學圖書館借書。感同身受的是，不少大學生對圖書館不「感冒」，上了兩年大學，連借書卡都未激活，如此態度，不得不令人擔憂。在我看來，大學四年沒有談過一場戀愛不是最可悲的，最可悲的是沒有正兒八經的讀過幾本經典書籍。走出大學校園，你的閱讀賬戶是零，那不啻於精神破產，那才是真正的貧如洗。閱讀的收益不是短期兌現的，而是潤物無聲的滋養，細水長流的滴灌，一個愛閱讀的人比一個不愛讀書的人更難以被打敗。功利主義橫行的時代，「讀書無用論」頻繁出沒，很多人被各種誘惑所裹挾，搖擺不定，迷失方向，把讀書當成無關緊要的事情，這正是價值觀的淪陷。或許，你讀過的書都會慢慢忘記，但是，當你回首的時候，你會意外發現，以前讀過的書都成了你進階的天梯。

閱讀，能夠抵抗平庸；閱讀，能夠學會獨處；閱讀，能夠變得包容，站在高處，看到一個新的世界。我曾參加一場I think 真人圖書館活動。「真人圖書館」最早來自丹麥，19歲的丹麥羅尼·艾伯格遭遇一場飛來橫禍，一天晚會結束後，他被持刀人刺中6刀，生命垂危。讓人不解的是，行兇者竟說不出施暴的理由。身體康復後，羅尼與朋友創建了一家NGO組織，經常舉辦反暴力音樂會與演講。偶然機會，丹麥羅斯基德音樂節導演雷夫·斯科邀請他們參加活動，這幫年輕人徒生想法，如何讓懷有偏見的人進行交流，他們準備了75本真人圖書和一本輔助閱讀的真人字典，沒想到大受歡迎。音樂節結束後，第一本真人圖書被借走，接連幾天借閱爆棚，這就是真人圖書館在北歐發展的雛形。2009年，「真人圖書館」傳入中國。在這次參與中，我認識到生命的獨特面孔與多元價值。你不能說一個罕見病患者的生命就低於一個健康的人，也不能說一個同性戀者的青春夢想就沒有意義；你無法說一個殘障人士的人生目標非常侷促，也無法說一個搖滾新青年就是不務正業。生活本身就是五光十色的，而生命本身也是參差百態的，這就是真實的人生。

這樣的公益分享活動，在於打破心靈隔閡，學會尊重與包容。同樣，艾瑪·沃特森倫敦「地鐵藏書」，其初衷是倡導女權，年初她創立了女權主義讀書會。嘆息的是，中國版的「丟書大作戰」，弄丟了心靈的鑰匙，摧毀了精神的花園，輪掉的不僅是閱讀指數，還有最起碼的文化自信，人人都應反思。

尼·艾伯格遭遇一場飛來橫禍，一天晚會結束後，他被持刀人刺中6刀，生命垂危。讓人不解的是，行兇者竟說不出施暴的理由。身體康復後，羅尼與朋友創建了一家NGO組織，經常舉辦反暴力音樂會與演講。偶然機會，丹麥羅斯基德音樂節導演雷夫·斯科邀請他們參加活動，這幫年輕人徒生想法，如何讓懷有偏見的人進行交流，他們準備了75本真人圖書和一本輔助閱讀的真人字典，沒想到大受歡迎。音樂節結束後，第一本真人圖書被借走，接連幾天借閱爆棚，這就是真人圖書館在北歐發展的雛形。2009年，「真人圖書館」傳入中國。在這次參與中，我認識到生命的獨特面孔與多元價值。你不能說一個罕見病患者的生命就低於一個健康的人，也不能說一個同性戀者的青春夢想就沒有意義；你無法說一個殘障人士的人生目標非常侷促，也無法說一個搖滾新青年就是不務正業。生活本身就是五光十色的，而生命本身也是參差百態的，這就是真實的人生。

這樣的公益分享活動，在於打破心靈隔閡，學會尊重與包容。同樣，艾瑪·沃特森倫敦「地鐵藏書」，其初衷是倡導女權，年初她創立了女權主義讀書會。嘆息的是，中國版的「丟書大作戰」，弄丟了心靈的鑰匙，摧毀了精神的花園，輪掉的不僅是閱讀指數，還有最起碼的文化自信，人人都應反思。



在公共場所的「丟書大作戰」可能會給他人帶去一種審美驚擾。

方寸

方芳

強勢與失勢

城中熱話，莫過於富豪高調與A女友割席，繼而與B女友共譜連理。因為當事人的高調，八卦新聞不斷發酵。

外人就是不理解，A女友是博士，又參與社會事務，帶在身邊出場面，不是威風凜凜，怎麼會放棄的呢？然而，男女感情這東西，學歷從來並不是重點。

女人自豪地誇讚丈夫的成功，一點也不肉麻；但男人則對太太的成功，宣之於口就顯得有點「酸」，儘管別人稱許太太的成功，丈夫內心總是有點不爽的。

強勢的女人在感情處理上是有盲點的，正因為有高學歷、聰明智慧，思維清晰，做事幹練，雖令人可敬，但男人天生特質就是好為人師，需要女性崇拜，如果身邊的女人太精助，別說事事請教，有時還要指指點點，男人在婚姻

的，正因為有高學歷、聰明智慧，思維清晰，做事幹練，雖令人可敬，但男人天生特質就是好為人師，需要女性崇拜，如果身邊的女人太精助，別說事事請教，有時還要指指點點，男人在婚姻

翠袖

連盈慧

圖書館出現未滿半月大初生嬰兒，原來四十二歲風騷老媽，為了外出飲茶把他置放箱中，一去三小時後才回來認領。

沒有把嬰兒放在公園，也算聰明又有文化了，她必事前對圖書館的環境已經十分熟悉，說不定還是在圖書館閱覽報時，經常多佔一個座位放置攤來雜物的常客，手勢慣了，有了靈感，存放小人兒比存放雜物更不阻地方，她當然認為這事稀鬆平常，沒有什麼不妥，所以可以大安全意一去三小時，這麼天真樂觀無視嬰兒的安全，也真入得了另類健力士歷史紀錄。

疏忽照顧幼兒的母親，滿街都看到。兒子剛會走路，自己行在前面，任由幼兒跟在後面；或是上落電梯時，為人母者不是抬頭兩眼望前，就是低頭看着手機，懶管跟不跟她人步伐的小東西趕到臉紅氣喘。我們那年紀由父母帶着走路的體貼呵護，如今已漸少見；今日那些曾在襁褓中給父母渴喝中壓斃而能自顧自走路的小兒，已經十分罕運。

兒女到了上學年齡，才幼稚園一二年級，上述那類母親便變成虎媽，急不及待美其名為兒女未來前途鋪路，學校功課還未應付得來，便強迫他們課餘學這學那，看着他們變成填鴨才開心。

在家是虎媽，出外便成怪獸，千般維護子女，出了事不管對錯，完全不怪兒女怪老師。最近網友傳來一段資訊，就有學生電腦打字作文，因為輸入法各有差異，毒字下半部出現從母的，老師在旁親筆寫下從母的正字，就有家長在臉書，不願小朋友成為功課奴隸「中貼圖投訴，非讓老師矯枉過正。當然，如果老師為此功課扣分就不對，如果只是提醒學生注意，那麼盡責的老師就十分難得，家長理應為之感激。可是不明事理的糊塗家長越來越多，在這樣家庭中長大的下一代，不是受壓抑鬱成病，就自驕自大，事事不知反省，這個社會還會健康嗎？

獨家

風城

呂書樓

美國的中產階級很矛盾，他們討厭當選總統的特朗普，也看不起未來第一夫人梅拉尼婭，她不是土生土長美國人，而且成長於他們嘲笑的共產國家南斯拉夫，還擔任過拍馬視察！男人視女人為玩物，女人則把自己當玩物。這樣一對本來只是娛人自娛的男女居然成為總統伉儷，將帶領國人走向世界，「令美國再偉大」。

但客觀的事實就是，完全沒有從政經驗的大嘴巴男人在你們自己選上的，而且這位身家豐厚的資本家居然說要改善工人的生活，說話句句刺耳，卻字字見血，身旁還站着來自第三世界的可人兒，對於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精英們，何其諷刺！

自世紀六十年代白宮出現了深諳穿衣之道、擅長跟媒體打交道的橫批連後，美國時裝界和那時造政壇時髦偶像。因為作為世界上最有權力的男人枕邊人，第一夫人可以說是世界上曝光率最高的女人，出席的場合非常富貴，如果由她們身體力行地宣傳「美國製造」，不但具實用性，更具說服力。

於是，自那時起，每次有新的白宮女主人誕生，媒體就開始打她的主意，從身上的衣着，到使用的物件，到發表的演說，甚至休閒時間一個無意識的小動作，都成為潮語和時尚指標而被模仿和追捧，像積琪連的貝雷帽，到南茜的紅裝和芭芭拉的珍珠項鍊都被炒作一番，而高頭大馬的米歇爾不但被捧為美國面孔（American Face），更成為種族融合的象徵，令這股權貴時尚推至極盡。

如今，一位內外條件俱佳的女人就在眼前，她本來就是貨真價實的模特兒，雖然四十有六，身形依然保持良好，可謂最佳衣架了，精通五國語言，經歷更富傳奇，還有一點點可供談資的笨拙和羞澀，簡直是一個完美的「美國夢」故事。

然而，出於政治偏見，已有設計師（Sophie Theallet）「關係密切」的「時尚聖經」《Vogue》則顯尷尬，其歷任主編不但是第一夫人的着裝顧問和白宮貴賓，從希拉里到米歇爾也成為其封面女郎。所以，該刊在投票前破天荒地發表社論支持希拉里，好話都說盡。這下可好了，這份「製造美麗」的雜誌將如何對待這位被譽為「史上最美麗的「第一夫人」呢？這張可人的面孔，要不要？

這張面孔要不要？

美國的中產階級很矛盾，他們討厭當選總統的特朗普，也看不起未來第一夫人梅拉尼婭，她不是土生土長美國人，而且成長於他們嘲笑的共產國家南斯拉夫，還擔任過拍馬視察！男人視女人為玩物，女人則把自己當玩物。這樣一對本來只是娛人自娛的男女居然成為總統伉儷，將帶領國人走向世界，「令美國再偉大」。

但客觀的事實就是，完全沒有從政經驗的大嘴巴男人在你們自己選上的，而且這位身家豐厚的資本家居然說要改善工人的生活，說話句句刺耳，卻字字見血，身旁還站着來自第三世界的可人兒，對於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精英們，何其諷刺！

自世紀六十年代白宮出現了深諳穿衣之道、擅長跟媒體打交道的橫批連後，美國時裝界和那時造政壇時髦偶像。因為作為世界上最有權力的男人枕邊人，第一夫人可以說是世界上曝光率最高的女人，出席的場合非常富貴，如果由她們身體力行地宣傳「美國製造」，不但具實用性，更具說服力。

於是，自那時起，每次有新的白宮女主人誕生，媒體就開始打她的主意，從身上的衣着，到使用的物件，到發表的演說，甚至休閒時間一個無意識的小動作，都成為潮語和時尚指標而被模仿和追捧，像積琪連的貝雷帽，到南茜的紅裝和芭芭拉的珍珠項鍊都被炒作一番，而高頭大馬的米歇爾不但被捧為美國面孔（American Face），更成為種族融合的象徵，令這股權貴時尚推至極盡。

如今，一位內外條件俱佳的女人就在眼前，她本來就是貨真價實的模特兒，雖然四十有六，身形依然保持良好，可謂最佳衣架了，精通五國語言，經歷更富傳奇，還有一點點可供談資的笨拙和羞澀，簡直是一個完美的「美國夢」故事。

然而，出於政治偏見，已有設計師（Sophie Theallet）「關係密切」的「時尚聖經」《Vogue》則顯尷尬，其歷任主編不但是第一夫人的着裝顧問和白宮貴賓，從希拉里到米歇爾也成為其封面女郎。所以，該刊在投票前破天荒地發表社論支持希拉里，好話都說盡。這下可好了，這份「製造美麗」的雜誌將如何對待這位被譽為「史上最美麗的「第一夫人」呢？這張可人的面孔，要不要？